

论美国“大西洋第一战略”的确立

王建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基本军事战略是“大西洋第一”。许多研究文章认为,“大西洋第一”战略在战前很早以来便是美国一贯不变的超稳定的战略。我认为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其实,美国军事战略经历了从太平洋战略到大西洋第一战略的转变。

人们习惯于首先从经济角度来解释美国的“欧洲第一”战略。诚然,美国战前输出的最大市场在欧洲,亚洲排第三位,国外投资,欧洲也远多于亚洲,美国将其战略重心放在欧洲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本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在美国对外经济贸易中却并非毫不重要,在美国的输入品中亚太地区有时还超出欧洲,1939年的比例是7.3:6.2,而且亚太地区将是潜力极大的市场^①。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也给美国军事战略重心所在提供了经济的基石。如此看来,两洋都具备美国战略重心依凭的经济总前提。因此,简单地从经济来解释,不足以正确地洞察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我们还得从世界政治这一经济的折射现象来观察。

这得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说起。美国通过美西战争走进现代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在帝国主义政治舞台上开始争演主角。历史表明,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其扩张方向是指向拉美和亚太地区。马汉对当时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形势作了分析之后,提出美国主要目标,是要把实力集中到太平洋上加强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争夺。马汉这一扩张主义理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政府的战略依据。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在马汉“海上实力论”影响下,组建了太平洋舰队,太平洋两大强国美国与日本,便开始了矛盾冲突。太平洋是新起日本帝国主义视为禁脔的。美国已经初显端倪的太平洋战略对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是一个莫大威胁。列宁后来指出,日美两国争夺太平洋和太平洋沿岸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这一事实是在怎样发展,而使日美战争成为不可避免^②。在日俄开战不到两个月,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阿多纳·R·查非将军建议制定一系列在非常事态发生时海陆协同统一行动计划。以此为开端,美国制定了以日本为头号假想敌的对日作战的一系列计划——“橙色计划”。第一个将太平洋第一战略作为美国世界战略表达得最明白的,是老牌帝国主义分子老罗斯福总统。他在1903年宣称:“推动世界历史的舞台,从古代地中海移向大西洋,而现在呢,可以说正在向太平洋移动吧。”^③1906年罗命令军方研究如何尽快把美国舰队派往东太平洋。军方也认为,保卫美国远东利益已成为美国重大问题。这是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太平洋第一”战略的萌芽时期。

但是,二十世纪最初十多年间,世界经济政治斗争的钟摆历史地偏向欧洲,美国和英国的矛盾也在上升,因此美国战略重心不能完全落实到亚太地区,欧洲还不能不是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牛耳。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政治格局大有改观。欧洲列强明显削弱,一时无力与美国竞争,这就使美日矛盾格外地突出起来。1920年,列宁论及战后国际形势时指出:“美国是在战争中只获利而无损失的唯一国家,它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主,……日本趁欧洲冲突的时机,攫取辽阔的亚洲大陆,也获得很大利益,”仅次于上述两国的是英国^④。这就是说,美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暴发户。大英帝国正在衰落,并无对美国进行武装威胁的企图和力量,而后起的日本正处在加紧扩张的势头上。列宁指出一战以后其它战争暂无可能,美日之间却“正在酝酿战争”。^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地位。”^⑥伴随战后实力增长,日本占据了对华贸易的首位,并在亚洲建立了自己的独占体系,这就对美国在华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构成严重

威胁。而且日本在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次世界大战后,扩大了它在西太平洋地区海军势力范围,也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美日矛盾逐渐取代英美矛盾,成为四十年代以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美日在远东的争霸和扩张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这样美国也就不能不把对日战略提到军事战略的首位。如果说大西洋第一战略曾经还存在过的话,那只不过是针对英国的。由于英美矛盾的下降,这个以英国为假想敌的战略重心已失去其依托,而这时以德国为敌的战略重心还不可能构筑起来,欧洲战略便出现了衔接不上空档,这就便利了“太平洋第一战略”的巩固和发展。

随之而来的,美国愈益关心对日战略,日本则正式成为美国头号假想敌。1919年美国把它的舰队主力开始由大西洋西移到太平洋。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压制自1902年以来为日本盟国的英国不得与日本重新结盟。1921年12月,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提出报告说:“日本是可能性最大的敌人。”美国军事评论家丹林特指出:“美国对国际国内形势研究后认为,危险来自太平洋,而不是来自大西洋方面。”因此,“我们一个世纪以来所采取的集中舰队于大西洋的主张宣告结束。我们的政策回到了东方,大部分舰队于1919年移到了太平洋方面”。1924年9月美国海陆军部长批准以日本为对手的“橙色计划”,其基本战略设想是:在太平洋西部建立美国海军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巩固菲律宾以作为从南方打击日本战略基地,进行以海军为主的进攻战。这个计划充分体现了美国“太平洋第一”战略思想,表明美国战略重心落在太平洋地区。这个计划以后历经修改加强,有效期一直到1938年。20年代,是美国太平洋战略定型和成熟的年代。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尽管英美矛盾再度上升并一时左右了世界政治,但在欧洲纳粹崛起之前,没有构成美欧直接军事冲突的条件,美英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其矛盾主要表现在金融冲突方面,而美日军事冲突则日益加剧。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讨论情况也表明,英美在海军军备问题上的矛盾有所下降,日美之间在海军军备问题上的矛盾却走向激化。因此,美国的太平洋第一战略没有丝毫更改。30年代初,有人曾问墨索尼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他回答说:“美国没有外交政策可言。”这一句话至少可以说明,美国当时没有对欧洲的明确的战略,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亚太地区,以至墨索尼里才有如此看法。

为了对付日本,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7日上台后就大力发展海军。新任海军部长宣布,美国将按1930年伦敦海军协定所规定的最高限额建造军舰。罗斯福上任后的第二次内阁会议,就指出美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1934年罗斯福促使国会通过一项法案,重建针对日本的美军舰队。同年4月,美国把它的舰队调往大西洋举行演习,在获悉日本准备终止华盛顿海军条约后,美国舰队即迅速于11月驶返太平洋作战略集中。1935年初,赫尔国务卿建议总统“应赶快建造一个更大的海军,尤其为了远东局势更不能不然。”^⑦罗斯福上任之初,他本人及其军政幕僚都基本上肯定并沿袭了本世纪初以来的“太平洋第一战略。”由于一战后美国统治集团内一部分代表中西部新兴财团利益的政治派别,为了避免与老财团在欧洲的经济势力发生冲突,他们主张美国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放在亚洲,而不参与欧洲的政治经济活动。这一部分人成为“太平洋第一”战略的狂热鼓吹者和拥护者。直至小罗斯福任内为止,这一部分人的活动增强了“太平洋第一”战略的稳固性,同时也给后来美国实现战略重心转移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30年代中期的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6年,日本法西斯化完成。是年8月日本的“国策基准”明确规定:“外交国防相辅为用,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与此同时,欧洲法西斯德国也登上了欧洲舞台,而且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两个战争策源地在东西方形成了。美国的世界战略面临严重考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旧的“太平洋第一”战略和当时世界的危险局势显然很不合拍了。美国必须适应新的国际紧张局势,对过去奉行的战略作根本性的重新审视,调整战略部署。然而美国在战略设想应指向哪里的问题上,最初是认识不清或不太明确的。

1935年到1936年,正是国际法西斯甚嚣尘上之时,美国却由于国内问题紧迫和新政斗争,对外很少考虑国际问题和国际战略,华盛顿方面对来自欧洲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德国1936年入侵莱茵的严重事件,在美国的反应是:“莱茵的侵入是欧洲的一种发展,并不牵涉我们,华盛顿方面并不应该有所行动。”^⑧但是,严重的局势迫使美国经过短暂的游移于欧洲之后而“走近欧洲日益紧张的局面”之中。

美国开始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敌人同列为主要目标,分别在两洋建立常规的强大舰队,用两个拳头同时去防备和对付敌人。这是美国对世界法西斯在两洋向美国挑战所作出的最初的战略反应。与两洋战略形成相适应,美国外交方针也就着力于寻求“俾能抵抗德日意显然在走向军事方面去的行动。”^⑨但是,这个两洋战

略,可以说其重心似乎还习惯地偏向太平洋。美国的这个双重战略,对于30年代中期以后的世界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其不适应性在于,希特勒的崛起增强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一切反对世界法西斯的力量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制止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威胁,美国的双重战略却没有适应这一变化的形势,这对美国以至世界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得美国两处受到制肘,分散了美国的力量,从战略角度来说,使美国实际上直到30年代末“对战争毫无思想准备”,^⑩或者象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梅尔所承认的:“太平洋舰队直到1940年还没有任何作战考虑”^⑪。其适应性在于,这一战略毕竟是针对世界法西斯德日在东西方挑战的。这个不成熟的战略是美国对当时世界形势的不成熟或者说消极的反应。双重战略是“太平洋战略”和“大西洋第一战略”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美国在实施双重战略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其不现实性以及对于世界局势变化的不适应性。

30年代的最后几年,由于“新政”取得了新成果,罗斯福总统本人便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国外,着手处理纷繁的外交事务,特别注意战略问题。罗斯福总统是美国最早认识到德国咄咄逼人的现实危险的少数目光远大的人物之一,他明确认识到与德国迟早会有一战。在慕尼黑危机之后,他确信:“欧洲独裁者对我国的危险越来越近了。”如果说,罗斯福第一任内“没有什么对外政策可言,”至多沿袭了前几任的太平洋战略,那么现在“他需要制定,这是 he 知道的。”^⑫严重的国际局势已经促使他意识到非改变美国目前的战略态势不可。他开始新的战略构想。1938年4月,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建立太平洋防务问题时说:“当然,假如你只有一个敌人,你的话是对的。可是假如你有两个敌人,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来进攻你呢?那么你的两只脚便应该采用点机变的步伐了,你应该敏捷地先把其中一个打倒,然后再把你的军队调回来打其它一个,这是你唯一的出路。”^⑬很显然,这里先要打倒的是指纳粹德国,从而在政治上解决了先打倒谁的问题。美国军事战略无疑要受到“首先击败德国”这个最大政治的制约。罗斯福在公众面前公开了他的构想中的“大西洋第一”战略,表明了罗斯福战略转移的决心。罗斯福善于审时度势,当时美国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束缚着他,他知道不能背离美国的公众舆论太远。在这种情况下要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解决世界冲突的政治和军事政策是困难的,因此,他常常采取另一种手法,掩盖自己实施战略转移的行动,“悄无声息地划桨,”不时放几个试探气球,推动着战略重心的转向。他考虑到,美国最顽固的孤立主义分子,一想到要“坚守美国堡垒,也会赞成美国需要强大的海军,”所以,他便于1938年11月28日前往国会要求拨付十亿美元兴建两洋海军,用两洋战略掩盖他的战略移向。尽管在罗斯福的世界战略蓝图上已有明显的改变,但就美国整体而言,战略的钟摆仍然惯性地偏向太平洋。1938年5月,国会通过海军扩建法,决定十年内用十一亿五千六百万美元巨资建造一百五十吨舰只。1939年1月国会又拨款六千万美元加强美国在太平洋十二个据点的防务。美国如此不惜血本地发展海军,显然是为了对付在太平洋上的强敌日本。

在敌人的挑战面前,美国的军事战略家们看问题更带有战术的眼光,从纯军事角度着眼,不能象罗斯福一类政治家那样从世界政治斗争的战略全局考虑。军方依然抱残守缺,恪守30年代中期以来的双重战略,在战略全局上似乎缺乏灵敏的应变能力。1939年2月,美国军方提出“彩虹计划”的第一方案,体现了军方在两洋作战的军事思想。直到这年秋季至1940年夏秋止,德国法西斯挑起的世界大战业已爆发,美国还在根据陆海军司令部制订的这一计划在太平洋、大西洋美国沿岸以均等的力量扩充基地,仍然分不出谁是主要之敌。甚至到了1940年初秋,美国军方提出扩大军事计划依然是力图拥有一支海军能同时在太平洋击溃日本海军、在大西洋击溃德国海军,同样带有“双重战略”的色彩^⑭。美国军方的战略体系还没有根本的变更。

当然,美国军方也不乏目光远大之士认识到德国的危险而主张制定对德战争计划。陆军方面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一派意见认为,美国不能同时保卫两洋,对美国有着重要利害关系的是大西洋,因而主张在太平洋取守势。但是在1940年底之前,无论是罗斯福、马歇尔或其它人都无法使美国的备战计划有极大的进展,也不能使美国军事战略在短期内实现根本的转变。因此在美国,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军事部门只有对日作战计划,而无对德作战的方案^⑮。这样,就使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在欧战爆发之后一年之久未能实现根本的转向,“欧洲第一战略”也就无从谈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原因大概在于,在1940年夏以前,美国还未进入与德国发生重大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沿地带,英法还是美国国防的第一线,美国还有大西洋屏障,而东方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英法自顾不暇把对付日本的担子撺给了美国,两个太平洋邻国的直接军事行动几十年来一直是箭在弦上,这就不能不时时牵动美国统治集团的注意,阻挠着战略重心的转移。其

次是由于改变一项既定的战略是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过程的。

客观形势却逼迫着美国加速改变其战略布局。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一年间,成为美国军事战略重心转变的关键时期。奇怪的寂静打破了,德国席卷了欧洲,强大的法兰西从欧洲政治地图上被抹掉了,大不列颠岌岌可危,德国大有进而囊括全世界之势,日本追随德帝国,在“不要误了这班车”的喧嚣声中强力推行“大东亚新秩序”。1940年9月,法西斯国家成立三国军事同盟。罗斯福意识到“它们联合起来对付美国”。美国受到建国以来东西两面最严重的挑战。罗斯福知道美国还不能同时对付日本。连历来主张对日强硬的赫尔也改变了初衷,意识到“需要我们在重整美国武装方面修正全部估计。”^⑩

希特勒席卷西欧,美国国防唇亡齿寒的第一线欧洲已经告急。客观形势使美国统治集团在制定全球战略时,已不能不把如何对付纳粹德国放在首要地位,明确规定“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客观形势的制约、罗斯福总统的影响以及英国在1940年6月以后多次向美国要求举行英美参谋会议,这些因素促使军方开始意识到两洋防务战略的不现实性。国际局势及美国利益都要求美国战略作根本性的重新审视和更变,制定新的从现实出发的战略原则。军方在1940年下半年统一了认识,陆海军首脑马歇尔和斯塔克一致认为,最近将来与日本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美国在太平洋方面的准备没有完毕,而且对希特勒的战争和支持英国比对付日本更重要。美国军方意见和罗斯福日益接近。1940年5—6月,美国军方制定的“彩虹4号”作战计划,虽然其中规定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保护太平洋一线,但认为美国不要介入日本的行动,应全力保卫西半球。1940年9月28日,即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签字后的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召开了高级决策性会议,确定了“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方针。这一次会议被认为是“大西洋第一战略”正式提出并得到军政一致同意的标志,从而使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美国基本军事战略一致化。同年11月,海陆军首脑斯塔克和马歇尔向海陆军部长和总统建议,避免两洋作战,实行“在大西洋取攻势、在太平洋取守势”的战略,这一建议成为稍后的“猎犬计划”的核心内容。这是“大西洋第一”战略在军方的具体提出,在此之前,“欧洲第一”战略严格地说还是政治家们正在构想的政治战略,从这时起,已经是一种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战略总设想。

在政府和军事当局的认识趋于一致之后,罗斯福为了尽速实现战略重心转移和确保“欧洲第一”战略的实际推行,从三个方面去摆脱中立政策的束缚,将美国的政策向参战方向转变。第一,寻求和英国的合作关系。罗斯福认为,美国要援助同德国作战的人,向他们提供武器,使他们继续战斗下去。1940年6月,罗斯福任命了亲英的两名共和党人史汀生和斯塔克分别担任海陆军部长。9月美英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并签订美国向英国让渡五十艘逾龄驱逐舰的协定,向援助英国迈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1941年春,美国通过了租借法,英国据此取得了七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美国向公开结盟的道路又跨出了一大步,成为美国“通向战争的一座桥梁”。同时,美英两国开始拟订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共同战略,ABC—1号计划规定集中力量首先对付德国,同时对日本采取牵制性的消耗战。它表明美国大西洋军事战略的逐渐明朗化,并且具有在大西洋第一战略思想指导下的美英军事同盟的意义。第二,军方和罗斯福政府加快了重整军备的步伐,集中主要力量武装自己,加强防卫体系,并在濒临美洲大陆的大西洋海区建立巡逻体系,大西洋第一战略和西半球防卫体系、护航体系的具体措施紧密结合起来,截止1941年上半年,美国完成了大西洋方向的防卫体系。1941年5月27日,罗斯福宣布美国进入全面防御状态。第三,以外交斗争配合战略移向。为了使外交政策更好地体现现时的全球战略——“大西洋第一”,在太平洋方面,美国与日本进行了虚与委蛇的谈判,以避免战争在东方的大爆发。罗斯福在1940年底的一次炉边谈话时说:“任何想要通过谈判来取得和平的尝试都是极其愚蠢的”。但是,罗斯福承认他在“安抚日本”。他的目的是“想争取时间来建立一个头等的海军,头等的陆军,”实现他的战略转向:首先对付德国。同时,美国实行“大西洋第一”战略,更需要中国在远东牵制日本,为了让中国在牵制日本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对中国抗日给予了某些援助。还应当指出,罗斯福实现战略转移是很巧妙的,以至日本方面还产生错觉:“美国在三国同盟后,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日本陆军,统一了思想认识,来对付日本。”^⑪

但是,罗斯福和军方实行战略转移的阻力是很大的。在欧战爆发后,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以财政部长摩根索和伊克斯、海军部长诺克斯代表的是对日强硬派;以国务卿赫尔、副国务卿韦尔斯为首的国务院、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舰队司令理查逊等是对日慎重派。两派内部意见常常并不一致,他们的对日态度和美国实行战略转向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复杂化。罗斯福极力引导两派向自己的战略设想靠近,取得了成功。他写信

说服伊克斯,“对美国来说,为了支配大西洋而维持太平洋和平是极为重要的,太平洋上出现的小事也会削减大西洋上的舰艇。”^⑩

来自以“不干涉欧洲事务”为特色的孤立主义潮流的阻力更大。这种孤立主义与美国一些垄断集团联结在一起,更增大了其能量。这些垄断集团是和德国有着密切经济联系、保护自己对德借款权益并依靠向德国贩卖军火获取战争利润的亲德派。他们站在德国纳粹一边,成为反对罗斯福对德战略的堡垒。还有对日本有切肤之痛的美国在远东的商业团体,他们从不同经济利益来拥护太平洋第一战略。美国人民中也很复杂,在西海岸,美国人对德国不甚关心,可倒随时准备对日作战^⑪。但大多数美国人民缺乏战争思想准备,“不想参加到战争中去。”^⑫美国人民中存在的和平主义就为孤立主义思潮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妨碍了美国正确战略的制定,不能对战争的冷酷现实作出迅速的正确反应,甚至罗斯福政府在试图备战并作战略转向时竟被指责为战争狂。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孤立主义对美国制订“大西洋第一”战略的制肘,1941年初美英参谋人员联合制订的ABC—1号计划,在孤立主义有极大势力的国会没有得到批准。据说连罗斯福对贯穿他的战略构想的这一计划也不便作“任何正式表态”^⑬。

与此同时,希特勒的纳粹战略家们针对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大西洋并把“全部法码投向英国一边”,采取反措施。1941年3月5日,希特勒发出了一项第24号特别训令,其中说:“以三国协定为基础的合作目的是尽可能迅速地使日本在远东采取积极步骤,这样美国的强大兵力就将被牵制在远东,美国在战争过程中注意力中心就将转移太平洋。”^⑭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转向,希特勒一再命令德国海军“尽一切可能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甚至表示,即使美国完全废除中立法,他仍打算尽可能避免同美国交锋^⑮。希特勒试图采取“克制”的策略行动来防止美德矛盾的升级,缓和美国的转向姿态。

但是,不管来自国内国外的干扰如何之大,从现实情况出发的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是势在必行的。就在ABC—1号计划未获国会批准不久,1941年4月,陆海军联席会议又制订了《美国陆海军联合作战基本计划》,再一次肯定美国基本战略是在大西洋采取强大攻势,在太平洋采取守势^⑯。非如此不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克敌制胜。

1941年下半年,美国“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战略进入最后阶段:明朗化和最终形成。6月22日,德国闪击苏联,世界形势空前严峻。美国也不再是安全的绿洲。罗斯福深恐苏联彻底崩溃或与德议和,会出现希特勒倾全军投入西线的可怕局面,为了减轻欧洲第一线的压力,他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当即声明:“愿意尽可能地给予俄国一切援助。”这样,大西洋第一战略和公开援苏实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成为战时美国反德全球战略的核心支柱。这时,国内形势已变得有利于美国向参战方向前进了,连一般美国将领也认识到“先欧后亚”的必要性,在日本进攻之前五个月,防守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将领之一发表演说,“我国对付了德国人就可以日后对付日本人。”^⑰这些变化对美国“大西洋第一”战略的最终明朗化是十分有利的。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举行美英最高级会议,由双方最高战略决策人第一次共同确定“大西洋第一”战略,明确提出“彻底摧毁纳粹暴政”作为双方共同的政治和军事战略。随后,总统下令最后制定有关作战和兵力分布的战略行动方案,美国最高战略指导机关机器充分运转起来。9月11日,军方首脑马歇尔与斯塔克应总统要求,签署《对世界战事的综合基本战略估计》。这是美国参战前最重要的文件,它制定了“全球战略的基本战略”和“主要军事政策”,指出美国的主要战略和首要目标“应当是在军事上完全打败德国”,并规定美国以积极参战作为对反抗纳粹国家的支援,“同时把日本约束住。”军方在这些文字上加了着重号。这个文件是军方经过近二年深思熟虑的成果,又是经过一年以上美英参谋人员在秘密、非正式但却十分有效的合作下交换情报和意见的产物^⑱,它体现了自194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历次战略计划,如“猎犬计划”,“ABC—1号计划”,“彩虹5号计划”中的战争目的、战略方针和设想。这样,美国参战后所要遵循的战略作为政策和具体行动方案而制定和落实下来了。1941年11月,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军事机关致罗斯福的备忘录,再一次全面阐述了军方观点,对罗斯福制定最后阶段的政策又给予很大的支持。备忘录要点是,“美英两国基本目标是打败德国,美国目前远东政策应以打败德国为转移,应避免美日战争,如发生美日战争则应是防御性的不是不加限制的攻势。”^⑲美国终于赶在参战前几个月最后构筑了自己正确的战略体系,这样,本世纪初由来已久的以太平洋为重心的美国战略,在两年的时间里被“大西洋第一战略”最终取而代之。这两年时间,既是那么漫长又是那么短暂,在美国军事史上是值得记载的年代。

战争来到了美国。进攻来自日本。美国不希望与日开仗，然而却以首先对日作战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对美国大西洋第一战略又是一次新的考验。罗斯福知道，在政治上，美国国会和舆论界目前都把日本作为首要敌人，许多美国人都希望对珍珠港事件进行报复，公众中期待太平洋取胜的想法普遍流行，在美国海军中也有许多领导人持这些观点^①。美国孤立主义发出了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反对日本的狂叫。而且在实际战争中，日本的进攻使美国在最初不能立即全力以赴地去实行欧洲第一战略，它必须去增援它在珍珠港的基地，竭尽全力地增援菲律宾，并准备对付日本在太平洋的新进攻。这一切使得美国将转而采取太平洋战略。连丘吉尔及其军事随员在1941年底抵达华盛顿时也十分担心美国战略的再度改变。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讨论了战争形势，再次肯定头号敌人仍是德国，在美国参战后第一次重申既定的“欧洲第一”战略，并得到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认可。在1943年初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英又重申了首先击败德国的基本战略。“大西洋第一”战略经过战争初期的实践而巩固下来，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指导战争胜利的基本军事战略。随后，美国进一步把“欧洲第一”战略付诸于战争实践，罗斯福和马歇尔、霍布金斯等高级军政顾问，在1942年3月开始提出“在欧洲大陆开辟新战场”^②，并着手制订西欧作战计划^③，开辟第二战场。可以说，第二战场的开辟是保证“欧洲第一”战略的最重大措施，是“欧洲第一”战略在美国参战后的新发展。

尽管美国参战后，随着战争过程中形势的变化，关于战略的纷争，在美国舆论界、军事界、政界仍有发生，美国也曾一度有过“欧亚并重”的战略设想，但美国在整个大战中的最高战略基本上仍是不变的，即“欧洲第一”。

美国为什么采取并坚持了“欧洲第一”战略呢？第一，是由美国经济利益决定的，其海外主要利益在欧洲，仅海外投资一项就有42%在英帝国内；第二，是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发展变化所致，以与日本争夺太平洋为内容的太平洋第一战略，由于美德矛盾的上升以及全世界人民与法西斯矛盾的上升，已失去其作为战略重心的基础，或者说退居次要地位，而以解决美德矛盾为目的的大西洋战略就上升到战略重心的地位，这乃是世界矛盾发展变化的产物；第三，德国是法西斯同盟的盟主，是更强大更凶恶的敌人，德国直接威胁着美国本土，“如果日本打败了，而德国仍未打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④；第四，美国本身力量有限，两洋作战十分不利。

美国从太平洋战略到“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战略的突变，经历了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几十年的变化过程，小罗斯福实现战略转移差不多用了八年时光。这一过程是美国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合作，支持并投入反法西斯斗争的过程。尽管这一战略不免带有谋求美国帝国主义利益的因素，但是，从世界反法西斯战略全局来看，这一战略的确定是必要的、及时的，也是正确的，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类反法西斯的战争。毛泽东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的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的命运^⑤。美国的这个战略转变，给美国投入世界大战奠定了军事胜利的战略基石，对指导战争胜利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因此，适应变化的世界客观形势，积极主动调整战略态势，制定最佳战略，是一切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注释：

① 柯柏年：《美国手册》，第75—8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第435页。

③ 秦郁彦：《太平洋国际关系史》，第178页。

④⑤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0、40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29页。

⑦⑧⑨⑩ 《赫尔回忆录》，第35、34、35、55页。

⑪ T·R·巴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重大的战略》第2卷，第230页。

⑫ 《珍珠港发生了什么》

⑬⑭ 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1卷，第246页。

⑮ 《罗斯福秘闻录》第3页，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

⑯ 杰列维扬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卷，第324页。

(下转119页)

我一件事。”(《老舍文集》第二卷283页)

- (12) 演员们说话,是连说带比划的,说什么模仿什么。(《小说月报》1981年第7期45页)

(五) 作定语。例如:

- (13) 大爹爹那野鹰似的眼睛,叔叔那连拍带骂的架式,……(《小说月报》1982年第8期48页)

(六) 作同位语。例如:

- (14) 他们,连场长带股东,谁没吃过农场的北

平大填鸭。(《老舍短篇小说选》174页)

作主语、状语是“连A带B”的主要功能;作谓语也比较多,但有条件限制;作宾语、定语、同位语则少见。从这里可以看到,“连A带B”的语法功能是多方面的,不必把它看作是具有单一性质的语法格式。

附注:

- ① 参看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329页。

(上接90页)

- ⑮ 王明中:《美国对德政策》,《世界历史》1983年第2期。
⑯ 《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3期,第7页。
⑰ 日本国际关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7卷,朝日新闻社1967年版,第400页。
⑱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俄文本,第55页。
⑲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和战略》,第9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⑳ 伊凡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概述》第10页。
㉑ 《希特勒的战争目标》,第244页。
㉒ 《偷袭珍珠前的365天》,第70—71页。
㉓ 《中国暴风雨》,第83页。
㉔ 《罗斯福与霍布金斯》上卷,第258页—263页。
㉕① 查尔斯·比尔德:《罗斯福总统与1941年战争的来临》。
㉖ 《美英苏:它们的合作与冲突》,第8页。
㉗ 同㉕下卷,第89页。
㉘ 《丘吉尔回忆录》第4卷,第460页。
㉙ 《毛泽东选集》,第869页。